



由市委组织部、市广播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《红色苏皖边》，2021年8月在央视国际频道《国家记忆》栏目播出，好评如潮。其中“红衣县长”孙兰的故事，生动诠释了苏皖边区政府扎根人民、依靠人民、造福人民的深刻道理，感人至深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笔者与孙兰后辈多年交往，得悉孙兰不为人知的经历。在《红色苏皖边》播出一周年之际，怀着敬仰之情，将先辈可赞可叹、可歌可泣的事迹介绍给《淮周刊》读者。■特约撰稿 周翔 文/图

魂归紫藤园

——“红衣县长”孙兰的生前身后故事

●从复旦到清华

孙兰原名韦毓梅，1913年出生于江苏盐城，7岁时随父母迁居上海读书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她愤然带领女中同学赴南京请愿，主张积极抗战。孙兰193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加入左翼作家联盟。她因组织学生参加“反对卖国投降，呼吁团结抗战”游行被捕入狱。父亲韦维清（上海知名律师）将女儿保释，希望她安心读书。但她却于1934年夏赴北平，考进清华大学中文系。在清华园她如鱼得水，融入抗日救亡运动，是共产党领导的“民族武装自卫

会”的女生领袖。领导“自卫会”的蒋南翔评价，孙兰“临事总是不慌不忙，很有大将风度，又善于接近群众……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，凭着自己的影响力，使全校108名女生的一半以上成为自卫会成员”。在一二九运动中，孙兰积极配合蒋南翔，组织学生走上街头，成为青年爱国运动骨干。1936年7月孙兰入党，回沪开展工作。

孙兰是天生的社会活动家，与民主人士交往密切。她与流亡作家萧红、萧军是鲁迅家常客；《鲁迅日

记》多次提到苏北盐城来的“韦姑娘”。她深得朱自清赏识，校友赵芳瑛回忆：为躲避搜捕，孙兰深夜带同学到朱自清家避难，其中有日后知名作家韦君宜、翻译家王作民等。她在宋庆龄、许广平领导下做妇运工作，许广平喜爱“韦姑娘”豪爽仗义，昵称她“野猫”。宋庆龄看她剪一头短发，工作洒脱利落，就说“小韦，你就改姓孙，叫孙男吧”。由此，“小韦”改姓“孙”。但她更喜爱花木兰，故以“兰”名。

●从“红衣县长”到上海教育局局长

“皖南事变”后孙兰来到苏北，先后任涟东县（今涟水东部）文教科科长、县政府秘书，建阳县（今建湖县）文教科科长，苏北妇联筹委会主任。1945年以后担任淮安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。1952年，孙兰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，1959年转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。“文革”初因批评叶群（挂名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）“不干工作”，揭发“陈伯达确曾自过首”，受到残酷迫害，于1968年4月8日夜跳楼自尽，时年55岁。

苏北的烽火淬炼，让孙兰思想成熟，才华展露。淮安是中共华中分局、华中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，政

治任务重，工作头绪多。孙兰担任县政府领导，巩固政权，组织生产，兴修水利，救助难民，样样工作走在前列。她穿一件红上衣，不蹲“衙门”，常跑乡里，老百姓啧啧称赞：“共产党，人才多，文武双全，红衣姑娘当县太爷。”百姓盼望政府整治文渠，县政府成立文渠疏浚委员会，孙兰自任主任，突击奋战43天，完成疏浚工程。

当年美国报纸记者采访孙兰，描写孙兰“身材矮小但富于吸引力，如果她穿别的服装，简直是美国高等女校的老师，或都市职业女性、女企业家。然而此刻，她穿的是新四

军制服，黑色短发精致地拢在蓝色的士兵帽里……她的干练才华与理想抱负，令人对中国知识女性刮目相看。”在采访中，孙兰寄语美国妇女：“我在清华念书时，就多有了解美国的民主生活和美国妇女的进步。我相信美国妇女将有行动，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。”女县长的风采、共产党人的气度跃然纸上。18年后周恩来总理视察上海，当着市领导面握着教育局局长手介绍：“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，是我家乡的父母官哪！”

军坚持抗敌斗争，母亲在老家躲避还乡团，不幸中了一枪……被乡亲们救起后，又在野外掩藏好几个月。当时老乡堆了个假坟，瞒过了敌人搜捕，也使苦苦寻找的父亲信以为真，断了念想。后来得知母亲死里逃生，父亲已组成新家庭。父亲愧疚莫及，只得与母亲补办离婚手续。”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孙兰和万金培均得平反，恢复名誉。此时一对革命伴侣已劳燕分飞二十载，孙兰去世也整十年。

●从革命伴侣到分飞劳燕

孙兰以清华才女、“红衣县长”知名，她曲折的婚姻却罕为人知。在淮工作期间她有了家庭。丈夫万金培1927年入党，1928年任涟水县委书记，四次被关进国民党监狱。万金培九死不悔的意志、敢说敢言的担当让年轻的革命者敬佩；而孙兰的才情气度和镇定干练，也使年长的“老革命”心仪。他们在工作中配合默契，在情感上惺惺相惜，最终成为革命伴侣，在戎马倥偬中营建

起温馨家庭。新中国建立之初，万金培先后任国家治淮委员会财务部长、安徽省委副秘书长、省财办主任。后被错划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，下放淮南煤矿。此时孙兰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要顶着政治压力，又要保护膝下年幼儿女，她不得不做出无奈抉择，带着儿女离开，结束一场曲折婚姻。因为万金培曾有过一次婚姻。其长子万洪桂讲述：“涟水战役后父



淮安紫藤园孙兰墓地



孙兰与儿女们在上海合影



长子孙恒志(左一)、次子孙小平(中)在母亲墓前

●从涟水老屋到紫藤园墓地

孙兰在苏北奋斗六年，情系淮盐大地。她在文章里写道：“淮安是一个可爱的县份。人们说着颇为悦耳的淮腔，有着悠久的历史遗址，出产着大米、小麦、玉米、鲜鱼、藕……我们43万人，共同熬过了灾荒，还开了两条河，渔滨河和衡河，这两条河好似淮安的两条动脉，它将减少水灾对淮安人民的威胁……在这一年中，和淮安人民熟悉了，今天他们受着灾难，我是绝对要和他们在一起共甘苦的。”字里行间流露女性柔情和主人翁的自豪。

孙兰没有忘记投笔从戎的起点和牵动她心弦的老屋。从安徽到上海，无论是一家人还是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，每月都向老屋寄生活费。洪桂说：“前面10多年，孙妈妈每月寄来50元，其中30元供养奶奶（万金培母亲），20元补贴我们母子。1963年我上高中，孙妈妈每月增加5元，支持我读书。”孙兰的这份坚持，有“红衣县长”的家国情怀，也有知识女

性的儿女情长。这份深情也化为后辈割不断的心结。1969年长子孙恒志来涟水插队，在老家五年，洪桂大哥护爱备至。洪桂家的老屋几经翻修，到2014年已很破旧，洪桂筹划着重建。恒志兄弟得知，立马筹措款项，合力建起楼上下八间新房。

孙兰去世40周年，恒志兄弟筹划把母亲迁回她战斗过的淮安，让女儿（孙小兰，2005年去世）陪伴母亲身边。愿望得到了省、市、区三级党委支持，墓址选在淮安紫藤园，坐落于松柏掩映中。墓碑由红花岗岩和汉白玉构成，上面浮雕兰花，左边红花岗岩刻“孙兰之墓”，右侧汉白玉刻“孙小兰之墓”。两块碑长宽高均55厘米，象征母女相同的55岁生命。两块碑石在19厘米处联结，象征母女共同生活19年。

2008年清明，紫藤园春意盎然。“红衣县长”由爱女陪伴，背倚奔流千年的古淮河，守望生生不息的淮盐大地，魂兮归来，英灵永驻。